

美国科幻的发展已经越过了关注外在自然和技术的阶段,开始向人的内在转变,这与中国科幻当下的关注点不太一样,我们对外部的关注还没有结束。

吴岩：“外向型”的中国科幻是个补充

■本报记者 张文静

到目前为止,中国文学走向海外最成功的作品是哪一部? 答案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它是一部更偏小众的科幻小说——《三体》。

截至 2018 年底,《三体》三部曲的外文版销量已经达到 150 万册, 这是中国文学作品“走出去”的一个新纪录。这个销量,即便对于西方本土作家来说,也算是超级畅销书了。

《三体》为什么能在海外获得如此成功? 这是很多人想问的问题。而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科学中心教授、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究中心主任吴岩更好奇的是,《三体》在走向世界的途中遇到的最大阻力是什么, 这种阻力又是怎么被克服的。11 月 3 日,在中国科幻大会“人类现代文明的历史经验与未来梦想”专题论坛上, 主持人吴岩将这个问题抛给了《三体》责任编辑、《科幻世界》杂志社副总编辑姚海军。

“一定要找到合适的译者和出版社, 效果会事半功倍。”姚海军的回答简单直接。他讲起《三体》“出海”前的一个小插曲。当时,刘慈欣马上就要与一家公司签约,将他的作品翻译推向海外。就在签约之前,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教图)的负责人找到姚海军,说如果找一位普通的译者推到国外,反响可想而知,而他们能找到最优秀的译者和美国最好的出版社。这两个条件立刻打动了姚海军。“现在可能有一个重新让你选择的机会, 一个可能对《三体》更合适的机会。”姚海军在给刘慈欣的电话中说。后来,刘慈欣与中教图签约,再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科幻作家和作品走向海外。2015 年,《自然》杂志就在科幻专栏 Futures 中首次刊登了来自中国科幻作家的作品——李恬的《水落石出》和夏笳的《让我们说话》。2016 年,科幻作家郝景芳成为第二位获得雨果奖的亚洲作家。但与现象级的《三体》和一枝独秀的刘慈欣相比,中国科幻显然还不够星光熠熠,中国科幻面向海外的传播仍然处于起步阶段。

中国科幻在走向世界的途中面临着什么? 我们又应以怎样的姿态走向海外? 论坛结束后,我们又将这些问题抛回给吴岩。

《中国科学报》:科幻作品自身的特点是否让其更容易被翻译和被海外受众所接受?

吴岩:确实是这样。科幻不像农村或历史等题材的作品,需要依赖一定的文化或地理信息去帮助理解。科幻作品更多地依靠科技信息,而科技信息是全世界共享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幻作品更容易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理解。另一方面来说,我们也更容易通过科幻去展现一个新的中国,一个从现在走向未来的中国。所以,中国科幻“走出去”非常重要。

《中国科学报》:在论坛上你和姚海军谈到,《三体》在海外的成功离不开合适的译者和出版方。据你观察,当前中国科幻作品在海外翻译和出版方面的发展情况如何?

吴岩:目前中国科幻作品翻译到海外的有 200 篇左右,包括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以英文为主,也有意大利文、日文等。从数量上应该说相当多了。但是,这些译本的质量到底如何,我们无法判定。其中当然有非常优秀的,比如《三体》,但大部分译本质量还不清楚。

《中国科学报》:在你看来,中国科幻“出海”当前还面临着哪些阻力和问题?

吴岩:中国科幻“出海”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怎么能按照国际的规则和做事方式来办事,而不是只按照自己的方式。《三体》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刘宇昆等译者自身就是国外市场的一部分,他们的名字本身就有吸引力。Tor Books 是专门出版科幻作品的出版社,他们没有把《三体》当作一部中国作品来出版,而是当作自己的作品,按照自己的生产线来生产

“两种文化”大家谈①

融合“两种文化”,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

■刘立

美国公民具有科学素质的比例在过去几十年持续在提高, 从 1988 年的 10% 上升到 2005 年的 28%。这似乎是美国公民科学素质达标率的“峰值”,2016 年的调查结果仍保持在 28%。

美国公民科学素质的达标率在全球排名中名列前茅, 居第三位, 仅次于加拿大的 42% (2014 年) 和瑞典的 35% (2005 年)。我国公民科学素质虽然达标率提升很快,2015 年为 6.2%,2018 年为 8.5%,但必须正视,我国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

据调查,美国中学生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 全球标准化考试中一直表现不佳。另一个现象是,在全球 34 个国家进行的是否接受生物进化论的调查中,美国成人排在倒数第二。那么,如何解释 2005 年美国公民科学素质就达到了 28% 呢?

据科学素质研究国际权威米勒教授的研究, 美国公民科学素质高, 一个重要的因素是, 美国要求所有专业包括文科专业的大学

生必须学习一年的科学课程, 方能拿到学士学位。这在全球是独一无二的做法, 这是美国大学为弥补“两种文化”鸿沟而采取的具体措施。

大家知道,斯诺在剑桥大学发表“两种文化”的演讲并出版《两种文化》,指出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缺乏通识教育。斯诺认为所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理工科生应知道“莎士比亚”,文科生应知道“热力学第二定律”。美国大学践行了融合“两种文化”的理念,尤其是为弥补文科专业学生的科学短板,要求所有专业的大学生都必须接受一年的科学通识教育。

实际上, 美国公民科学素质水平高还有其他原因。比如,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 70 多年中, 美国人接受非正规成人教育的机会大大提高了。同时, 美国人通过电视和互联网接触科学信息的机会呈几何级数增长了, 科普图书的销售量也在不断提高。这些非正规学习资源的充足供给, 也是美国公

民科学素质提升的重要原因。

另外, 还有一些因素促使美国公民从正规学校教育结束之后, 继续接受非正规教育。比如, 美国公民和家庭更加关注健康了, 从而提高了包括健康素质在内的整体科学素质。有研究表明, 癌症患者变得更关注生命科学和医学方面的信息; 另一个因素是职业发展的要求, 当今有很多职业都与科学技术工程有关, 为了延长职业生涯就必须接触更多的科技信息; 此外, 为了教育孩子、辅导孩子完成家庭作业、回答孩子的问题, 父母需要学习更多的科技知识, 带孩子上科技馆和科学中心(并在那里享受愉悦的家庭生活)。

最后, 还有公共政策方面的因素, 比如关于核能、转基因、干细胞、纳米技术、气候变化的参与式民主政策讨论, 也带动美国成人继续学习科技方面的知识。

我国公民科学素质达标率在 2018 年为 8.5%, 远远低于我国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

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2018 年为 13%)。根据我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 2016 年的结果, 大学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公民, 近 60% 其科学素质未达标; 专科文化程度的公民, 近 80% 其科学素质未达标。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包括很多文科专业的学生在大学未选修科学类通识课程。某些大学, 如清华大学曾要求文科生要学“科学技术概论”等通识课程, 是一个很不错的做法。

我国一些大学把“通识教育”片面地理解为理工科学生都必须学习文科课程, 读“四书五经”, 学“琴棋书画”, 这就有些狭隘了。其实, 应当增加科学类通识课程, 包括“科学技术与社会”。

综合美国和我国两个方面的情况看, 我国要大力提高公民和国家整体的科学文化素质, 应该加强文理两个方面的通识教育, 其中包括要求文科生学习一些科学方面的通识课程。

(作者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声音

“科学包含了很多方面,所以这是一个答案,也可以是多个答案。在 20 世纪,人类在遗传学、物理学、医学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以及,还有一个说法是,20 世纪是心理学的世纪。在 20 世纪, 我们获得了一种新的认识和了解自己的方式。弗洛伊德所提出的无意识塑造了艺术、文学和医学。我们意识到生活中很大的一部分是未知的, 我们只能模模糊糊意识到生活的动机是什么。”

——彼得·沃森认为 20 世纪最重要的思想是科学, 他对此如是解释。这位英国思想史学者创作的《20 世纪思想史: 从弗洛伊德到互联网》近日由译林出版社引进, 终于与中国读者见面。这是他继《思想史: 从火到弗洛伊德》这部写尽人类智力全貌的皇皇巨著的又一杰作。

《20 世纪思想史: 从弗洛伊德到互联网》是一部百科全书式巨著, 是一部用思想写成的 20 世纪通史。该书接续《思想史: 从火到弗洛伊德》的线索, 纵览风云变幻的 20 世纪, 从思想入手理解这一百年人类的智力成就。沃森用精准而优美的叙述笔法, 将人类在 20 世纪取得的思想发展娓娓道来, 帮助读者理解我们如何抵达当今的世界, 未来又会去向何方。

在沃森看来, 科学是一种特别的思想, “科学之所以特别, 是因为在科学的领域, 有一种专门的基础设施来检查人们的行为, 而且非常有组织性, 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都能得出科学发现, 也可以被其他人所验证, 在得到更多的证实之前, 科学发现不会被承认为事实”。

今年 76 岁的沃森曾表示, 多年的记者生涯给他的写作带来了极大帮助, 记者的行动自由使他接触他感兴趣的思想界人士几无障碍, 还练就了一身搜集和积累的本事。除了学术, 沃森还写小说, 如以二战期间真实人物为题材的《玛德莱娜战争》。文字是这位标准的英伦老绅士完全的存在理由和生活的激情所在。他也乐于展望, 自己的《思想史》会被以后的思想史作者认证为“思想史”本身的一部分。



“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馆法度量则不壹数疑者皆明壹之。”

——这些文字来自于目前正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展出的展品秦诏。此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颁布的统一度量衡的诏令。这道诏令通常被铸在中央统一制作并下发给各郡县的度、量、衡用具之上, 是秦统一后一系列划时代改革的实物证明。

这是“与天久长——周秦汉唐文化 with 艺术特展”300 余件文物精品中的一件。该展览由陕西省文物局与清华大学共同主办, 其中一级文物数量就有 189 件。可以说, 这次展览“国宝”密度颇高, 让首都观众不必远赴陕西便可将陕西省的国宝一览无余、一睹为快。

在展厅的入口处, 放置着一件名副其实的国之重器——淳化大鼎。这件圆鼎高达 122 厘米, 重达 226 公斤, 是至今发现最重的西周圆鼎, 年代约为西周初期。淳化大鼎内无铭文, “淳化”之名来源于它的出土地——淳化县。淳化大鼎是一件三足圆鼎, 与一般圆鼎不同的是, 淳化大鼎在鼎腹与三足相对应的位置上, 铸有三对兽首簋, 让整件大鼎显示出装饰性和与众不同的强烈个性。

展览以历史为线索, 分为“民之初生”“创制垂法”“秦国崛起”等 7 个单元, 以陕西省出土文物重器, 连缀起周、秦、汉、唐的盛世篇章。展览日期截至 12 月 17 日。

“打印石窟与原石窟一比一复制, 整个石窟体积极超过 2000 立方米, 而重量从上百吨变为了 5 吨。”

——日前, 云冈石窟第 12 窟 3D 打印项目已在深圳完成上色总装, 将于 12 月底亮相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 开启“行走”世界的的第一步, 云冈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室主任宁波谈及该项目时介绍说。

云冈石窟蕴含着丰富的乐舞雕刻内容。尤以 12 窟最为集中突出。第 12 窟位于云冈石窟中部窟群, 为“五华洞”之一, 属于云冈中期工程(471—499)。该洞窟雕刻了表现北魏时期宗教、宫廷、世俗音乐、舞蹈艺术的活动场景, 为研究北魏音乐、舞蹈史提供了珍贵的形象资料。

云冈石窟第 12 窟原比例 3D 打印复制窟项目于 2017 年 3 月正式立项开工, 经过 2 年多时间, 攻克了数据采集、结构设计、分块打印、上色等多项技术难关。为了能够让 3D 打印石窟移动展览, 打印团队选择了轻型材料, 且将石窟分成近百块, 装在多个货箱里进行运输。

